

醒世恒言

世八之四十

終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7911
冊數	16 ( 16 )	
函號	四	5 5

十六終





第三十八卷

李道人獨步雲門

盡說神仙事渺茫

誰人能脫利名疆

今朝偶讀雲門傳

陣陣薰風透體涼

話說昔日隋文帝開皇初年，有個富翁，姓李，名清，家住青州城裡，世代開染坊為業。雖則經紀人家，宗族到也蕃盛，合來共有五六千丁，都是有本事，光着手賺得錢的，因此家家饒裕，遠近俱稱為李半州。一族之中，惟李清年齒最尊，推為族長。那李清天性仁厚，族中不論親疎遠近，個個親熱，一般看待，再無兩樣。



心腸爲這件上合族長幼男女沒一個不把他敬重  
每年生日都去置辦禮物與他續壽宗族已是大了  
却又好勝各自搜覓異樣古物器玩錦繡綾羅饋送  
他生平省儉惜福不肯過費俱將來藏置土庫中逐  
年堆積上去也不計其數只有一件事再不吝惜你  
道是那一件他自幼行善利人濟物兼之慕仙好道  
整千貫價布施若遇個雲遊道士方外全真卽留至  
家中供養學些丹術講些內養誰想那班人都是走  
方光棍一味說騙錢財何曾有真實學問枉自費過  
若干東西便是戲法討不得一個然雖如此他這點

精誠終是不改每日焚香打坐養性存心有出世之  
念其年恰好齊頭七十那些子孫們兩月前便在那  
里商議說道七十古稀之年是人生最難得的須不  
比平常誕日各要尋幾件希奇禮物上壽祝他個長  
春不老李清也料道子孫輩必然如此預先設下酒  
席分着一支一支的次第請來赴晏因對衆人說賴  
得你等勤力各能生活每年送我禮物積至近萬衣  
裝器具華侈極矣只是我平生好道布衣蔬食垂五  
十年要這般華侈的東西也無用處我因不好拂  
等盛情所以有受無卻然而一向貯在土庫未嘗檢



開多分已皆朽壞了。費你等錢帛，做我的糞土，豈不可惜。今日幸得天曹尚未錄我魂氣，生日將到，料你等必然經營慶生之禮，甚非我的本意。所以先期相告，切莫爲此。子孫輩皆道慶生的禮，自古叫做續壽。況兼七十歲人生能有幾次，若不慶賀，何以以展卑下孝順之心。這可是少得的。李清道既你等主意難奪，只憑我所要的，將來送我何如。子孫輩欣然道：願聞尊命。李清道我要生日前十日，各將手指大麻繩百尺，送我總算起來，約有五六萬丈，以此續壽，豈不更爲長遠。衆人聞聲暗暗稱怪，齊問道：太公分付敢

小若是五百年前合爲夫婦，月下老赤繩繫足，不論幽期明配，總是前緣判定，不虧行止。聽在下再說一件故事，也出在宋朝，却是神宗皇帝年間，有一位官人，姓吳，名度，汴京人氏，進士出身，除授長沙府通判。夫人林氏，生得一位衙內，單諱箇彥字，年方一十六歲，一表人材，風流瀟灑，自幼讀書，廣通經史，吟詩作賦，件件皆能，更有一件異處，你道是甚異處。這等一箇清標人物，却喫得東西，每日要喫三升米飯，二觔多肉，十餘觔酒，其外飲饌不算，這還是吳府尹恐他傷食，酌中定下的規矩。若論起吳衙內，只算做半饑



半飽未能趁心像意是年三月間吳通判任滿陞選  
揚州府尹彼處吏書差役帶領馬船直至長沙迎接  
吳度即日收拾行裝辭別僚友起程下了馬船一路  
順風順水非止一日將近江州昔日白樂天贈商婦  
琵琶行云江州司馬青衫濕便是這箇地方吳府尹  
船上正揚着滿帆中流穩度倏忽之間狂風陡作怒  
濤洶湧險些兒掀翻莫說吳府尹和夫人們慌張便  
是篙師舵工無不失色急忙收帆攏岸只有四五里  
江面也掙了兩箇時辰回顧江中往來船隻那一隻  
上不着手忙脚亂求神許愿掙得到岸便謝天不盡了

這里吳府尹馬船至了岸旁拋錨繫纜那邊已先有  
一隻官船停泊兩下相隔約有十數丈遠這官船艙  
門上簾兒半捲下邊站着一箇中年婦人一箇美貌  
女子背後又侍立三四箇丫鬟吳衙內在艙中簾內  
早已瞧見那女子果然生得嬌艷怎見得有詩爲証

秋水爲神玉爲骨 芙蓉如面柳如眉

分明月殿瑤池女 不信人間有異姿

吳衙內看了不覺魂飄神蕩恨不得就飛到他身邊  
摟在懷中只是隔着許多路看得不十分較切心生  
一計向吳府尹道爹爹何不教水手移去幫在這隻





船上到也安穩吳府尹依着衙內分付水手移船水手不敢怠慢起貓解纜撐近那隻船旁吳衙內指望幫過了船邊細細飽看誰知纔傍過去便掩上艙門把吳衙內一團高興直冷淡到脚指尖上你道那船中是甚官員姓甚名誰那官人姓賀名章祖貫建康人氏也魯中過進士前任錢塘縣尉新任荊州州戶帶領家眷前去赴任亦爲阻風暫駐江州三府是他同年順便進城拜望去了故此家眷開着艙門閒玩中年的便是夫人金氏美貌女子乃女兒秀娥元來賀司戶沒有兒子止得這秀娥小姪年纔十五真有

草迷離崖邊怪樹參天  
岩上奇花映日山徑烟深  
野色過橋青靄近  
岡形勢遠松聲隔水白雲連  
浙但聞林墜露蕭蕭只聽葉吟風

那竹籃繩索等件俱已整備停當衆親眷們都更遞的上前奉酒內中也有一樣高年的說道老親家你好道之心這般決烈必然是神仙路上人此去保無他慮但我等做事也要老成方無後悔我想這等黑洞洞深穴從來没人下去怎把千金之體輕投不測今日既有竹籃繩索不若先取一個狗來放下去看若是這狗無事再把一個伶俐些家人下去看道有



甚麼仙跡在那裡待他上來說了方纔送老親家下  
 去豈不萬全李清笑道承教承教只是要求道的長  
 拚個死纔得神仙可憐或肯收為弟子這個穴內相  
 傳是神仙第七洞府又不比砒霜毒藥怎麼要試他  
 利害似此疑惑便是退悔道心怎能勾超凡脫濁我  
 主意已定好歹自下去走遭不消列位高親擔憂老  
 漢信口謔得四句俚言在此留別望勿見笑衆親眷  
 齊道願聞珠玉李清隨念出一首詩來詩云

久拚殘命已如無

揮手雲門願不孤

翻笑壺公會得道

猶煩市上有懸壺

衆人聽了這詩無不點頭嗟歎勉強解慰道老親家  
 道心恁般堅固但願一下去便得逢仙李清道多謝  
 列位祈祝且看老漢緣法何如遂起來向空拜了兩  
 拜便去坐在竹籃內揮手與衆親眷子孫輩作別再  
 也不說甚話一逕的把麻繩纏纏轆轆放將下去莫  
 說衆親眷子孫輩都一個個面色如土連那看的人  
 也驚呆了搖頭咋舌道這老兒好端端在家受用  
 不好却癡心妄想往恁樣深穴中去求仙可不是討  
 死喫麼噫李清這番下去了不知幾時纔出世哩正  
 是



神仙本是凡人做

只爲凡人不肯修

却說李清放下也不知有幾千多丈覺得到了底上便爬出竹籃去看那裡面有何仙跡豈知穴底黑洞洞的已是不見一些高底況是地下有水一般又滑又爛還不會走得一步早跌上一交那七十歲老人家有甚氣力纔掙得起又閃上一跌只兩交就把李清跌得昏暈了去那上面親眷子孫輩看看日色傍晚又不見中間的麻繩曳動又不聽得銅鈴响都猜着道這老人家被那股陰濕的臭氣相觸多分不保了且把轆轤絞上竹籃看時只見一個空籃不見了

李清其時就着了忙只得又把竹籃放下守了一會再絞上來依舊是個空籃那夥看的人也有嗟歎的也有發笑的都一哄走了子孫輩只是向着穴口放聲大哭埋怨道我們苦苦諫阻不肯聽偏要下去七十之人不爲壽夭只是死便死了也留個骸骨等我們好辦棺槨葬他如今弄得屍首都沒了這事怎處那親眷們人人哀感無不洒淚內中也有達者說道人之生死無非大數今日生辰就是他數盡之日便留在家裏也少不得是死的況他志向如此縱死已遂其志當無所悔雖然沒了屍首他衣冠是有的



不若今晚且回去，明早請幾個有法力的道士，重到這裏，招他魂去，只將衣冠埋葬，也是古人一個葬法。我聞軒轅皇帝得了大道，已在鼎湖升天去了，還留下一把劍，兩隻履，裝在棺內，葬於橋山。又安知這老翁不做了神仙，也要教我們與他做個空塚？只管對着穴口啼啼哭哭，豈不惑哉？子孫輩只得依允，拭了眼淚，收拾回家。到明日重來山頂，招魂回去。一般的設座停棺，少不得諸親衆眷都來祭奠。過了七七四十九日，造墳下葬，不在話下。且說李清被這兩跌，暈去好幾時，方纔醒得轉來，又去細細的摸看，元來這

穴底也不多大，只有一丈來濶，週圍都是石壁，別無甚奇異之處。況且脚下爛泥，又滑得緊，不能舉步，只得仍舊去尋那竹籃坐下，思量曳動繩索，搖響銅鈴，待他們再絞上去。伸手遍地摸着，已不見了竹籃，又叫不應，飛又飛不出，真個來時有路，去日無門。教李清怎麼處置，只得盤膝兒坐在地下，也不知捱了幾日，但覺饑渴得緊，一時難過，想道：古人嚙雪吞氈，尚且救了性命，這裏無雪無氈，只有爛泥在手頭，便去抓一把來嚙下，豈知神仙窟宅，每遇三千年，纔一開底裏，迸出泥來，叫做青泥，專是把與仙人做飯喫。



的儘也有些味道，可解饑渴，喫了幾口，覺得精神好些，却又去細細摸看，只見石壁擦底下，又有個小穴，高不上二尺，心下想道：「只管坐在泥中，有何了期？左右沒命的人了，便這裏面有甚麼毒蛇妖怪，也顧不得，且是將進去，看个下落。」只因這番，直教黑茫茫斷頭之路，另見个境界，風光活喇喇，拚命之夫，重開个舖行生理，正是

閻王未注今朝死

山穴寧無別道通

李清不顧性命，鑽進小穴裏去，約莫的爬了六七里，覺得裏面漸漸高了二尺來多，左右是立不直的，只

是爬着地走，那老人家也不知天曉，日暗倦時就睡上一覺，饑時就把青泥吃上幾口，又爬了二十餘里，只見前面透出星也似一點亮光，想道：「且喜已有出路了，再把青泥吃些，打起精神，一鑽鑽向前去，出了穴口，但見青的山，綠的樹，又是一個境界。」李清起來，伸一伸腰，站一站腳，整衣拂履，望空謝道：「慚愧今朝脫得這一場大難，依着大路，走上十四五里，腹中漸漸饑餒，路上又沒一個人家，賣得飯吃，總有得買腰邊也沒錢鈔，穴裡的青泥又不曾帶得些出來，看看走不動了，只見路傍碧蘆青的流水，兩岸覆着菊花



西世性言 卷三  
且去捧些水吃。豈知這水也不是容易吃的。仙家叫做菊泉。最能延年却病。那李清纔吃得幾口。便覺神清氣爽。手脚都輕快了。又走上十多里。忽望見樹頂露出琉璃瓦蓋造的屋脊。金碧閃爍。不知甚麼所在。飛然的趕到那里去看。却是座血紅的觀門。週圍都是白玉石砌就臺基。共有九層。每一層約有一丈多高。又沒个階坡。只得攀藤捫葛。折命吊將上去。那門兒又閉着。不敢擅自去叩。只得屏氣而待。直等到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方纔有个青衣童子開門出來。喝道。李清你來此怎麼。李清連忙的伏地叩頭稱道。青

州染匠李清。不揣凡庸。冒叩洞府。伏乞收爲弟子。生死難忘。那童子笑道。我怎好收留得你。且引你進去。懇求我王人便了。那青衣童子入去不久。便出來引李清進去。到玉墀之下。仰看壁上。華麗如天宮一般。端的好去處。但見

朱甍耀日。碧瓦標霞。起百尺琉璃寶殿。斲九層白玉瑤臺。隱隱雕梁。鑄玳瑁。行行繡柱。簌珊瑚琳宮。貝闕飛簷。長接彩雲浮玉宇。瓊樓畫棟。每含蒼霧。宿曲曲欄干。圍瑪瑙。深深簾幕。掛珍珠。青鸞玄鶴。雙雙舞。白鹿丹麟。對對遊野外。千花開爛熳。林間



百鳥轉清幽

李清去那殿中看時，只見正居中坐着一位仙長，頭戴碧玉蓮冠，身披縷金羽衣，腰繫黃絲，是穿朱鳥手中執着如意，有神遊八極之表。東西兩傍，每邊又坐着四位，一個個仙風道骨，服色不一，滿殿祥雲繚繞，香氣氤氳，真個萬籟無聲，一塵不到，好生嚴肅。李清上前，逐位叩了頭，依舊將這冒死投見的情節，表訴一遍。只見中間的仙長說道：「李清，你未該來此，怎麼就擅自投到我這裏，沒有你的坐位，快回去罷。」李清便涕泣稟道：「我李清一生好道，不會有些三兒效驗，今日幸得到了仙宮，面見仙長，豈肯空手回去？我已七十歲的人，左右回去，也沒多幾時活，難道還再來得成，情愿死便死在階下，斷然不回去了。」那仙長只是搖頭不允，却得傍邊的替他稟道：「雖則李清未該到此，但他一片虔誠，亦自可憐。我今若不留他，只道神仙到，虛修不得的了。況我法門中本以度人為第一功德，姑且收留門下，若是不堪受教，再遣他回去，亦未遲也。」那仙長纔點着頭道：「也罷。」姑容他在西邊耳房暫住。李清連忙拜謝，一頭走到耳房裡去，一頭想道：「我若沒有些道氣，怎得做仙家弟子？只是

日幸得到了仙宮，面見仙長，豈肯空手回去，我已七十歲的人，左右回去，也沒多幾時活，難道還再來得成，情愿死便死在階下，斷然不回去了。那仙長只是搖頭不允，却得傍邊的替他稟道，雖則李清未該到此，但他一片虔誠，亦自可憐。我今若不留他，只道神仙到，虛修不得的了。況我法門中本以度人為第一功德，姑且收留門下，若是不堪受教，再遣他回去，亦未遲也。那仙長纔點着頭道，也罷。姑容他在西邊耳房暫住。李清連忙拜謝，一頭走到耳房裡去，一頭想道，我若沒有些道氣，怎得做仙家弟子，只是



西遊仙傳 卷三十一  
當初曾與子孫們約道遇得仙時少不得給假回去報知你等今我再三哀稟又得傍邊這幾位仙長相勸纔許收留怎麼又請回去萬一觸忤了他嗔責我塵緣未淨如何是好且自安心靜坐再過幾時另作區處那李清走到西邊耳房下尚未坐定只見一個老者從門外進來稟道蓬萊山霞明觀丁尊師初到西王母特啓瑤池大宴請羣真同赴並不見有人陳設早已九乘鶴駕鸞車齊齊整整擺列殿下其時中間的仙長在前兩傍的人位在後次第步出殿來那李清也免不得隨着那夥青衣童子在丹墀裏候送

只見仙長覷着李清分付道你在此若要觀山玩水任意無拘惟有北窻最是輕易開不得的謹記謹記說罷各各跨上鸞鶴騰空而起自然有雲霞擁護簾管喧闐這也不能備述豈知李清在耳房下憑窻眺望看見三前景致幽禽恠鳥四時有不絕之音異草奇花八節有長春之色真個觀之不足翫之有餘漸漸轉過身來只見北窻斜掩想道既是三面都好看得怎麼偏生一個北窻却看不得必定有甚奇異之處故不把與我看如今仙長已去赴會不知多少程途未必就回且待我悄悄的開來看看仙長那裡便



知道了，走上前輕輕把手一推呀的一聲，那窗早已開了，舉目仔細一觀，有恁般作性的事。一座青州城，正臨在北窗之下，見州裏人家，歷歷在目，又見所住高房大宅，漸已殘毀，近族傍支，漸已零落，不勝慨歎。道：「怎麼我出來得這幾日，家裏便是這等一個模樣了。」俗語道：「得好家無主，屋倒柱。」我若早知如此，就到得這裏也罷。何苦使我子孫恁般不成器，壞了我的門風，不覺歸心頓然而起。豈知歎聲未畢，眾仙長已早回來了，只聽得殿上大叫李清，李清，那李清連忙掩上北窗，走到階下，中間的仙長大怒道：「我分付

多機道

若竹籃繩  
未還在歸  
計決矣

你不許偷開北窗，你怎麼違命擅自開了，又嗟歎懊悔，思量回去，我所以不肯收留者，正爲你塵心不斷，故也。今日如何還容得你在此，便可速回，無得潤我洞府。那李清無言可答，只是叩頭請罪，哀告道：「我來時不知吃了多少苦楚，真個性命是毫釐絲忽上掙來的。如今回去，休說竹籃繩索，已被家裏人絞上，就是這三十多里小小穴道中，我老人家怎麼還爬得過。」仙長笑道：「這不必憂慮，我另有個路徑，教人指引你出去。」那李清方纔放下了這條肚腸，起來拜謝出門，只見東手頭一位，向着仙長不知說甚話。仙長便



西世世言 卷二十一  
喚李清你且轉來、李清想道、一定的又似前番相勸、收留我了、不勝欣然、急急走轉去跪下、聽候法旨、你道那仙長喚李清回來、說些甚麼、說道、我遣便遣你回去、只是你沒個生理、何以度日、我書架上有的、是書、你可隨意取一本去、若是要覓衣飯、只看這書上自然有了、李清口裏答應、心裏想道、元來仙長也只曉得這裡的事、不曉得我青州郡裏的事、我本有萬金家計、就是子孫輩、連年送的生日禮物、也有好幾千、怎麼剛出來得這兩日、便回去、沒有飯吃了、只是難得他一片好意、不免走近書架上、取了一本最薄

的、過去拜謝、那仙長問道、書有了麼、李清道、有了、仙長道、既有了書、去罷、李清正待出門、只見西手頭一位、向着仙長、也不知說甚話、那仙長把頭一點、又叫道、李清、你且轉來、李清想道、難道這一番、不是勸他收留我的、豈知仍舊不是、只見仙長道、你回去也要走好些路、纔到得家裏、便到了家裏、也不能勾就有飯吃、你可吃飽了去、早有童子、擎出兩個大芋頭來、遞與李清吃、元來是煮熟的、鵝卵石、就似芋頭一般、軟軟的、嫩嫩的、又香又甜、比着雲門穴底的青泥、越加好吃、再走過去拜謝、那仙長道、李清、你此去也只



消七十多年，還該到這裏的，但是青州一郡，多少小兒的性命，都還在你身上，你可廣行方便，休得墮落。我有四句偈語，把與你一生受用，你緊記着偈云：

見石而行

聽簡而問

傍金而居

先裴而遜

李清再拜，受了這偈語，却教初來時元引進的童子送他回去，竟不知又走出個甚的路徑來。總使不消得萬丈麻繩，難道也沒有一些險處。元來那童子指引的路徑，全不是舊時來的去處，却繞着這一所仙院，倒轉向背後山坡上去，只見一個所在，出得好白

石頭，有許多人在那裡打他。李清問道：「仙家要這石頭何用？」童子道：「這個是白玉，因為早晚又有一個尊師該來，故此差人打去，要做第十把交椅。」李清便問道：「這個尊師是甚麼名姓？」童子道：「連我們也只聽得是這等說，怎麼知道？」便知道也不好說得，恐怕洩漏天機，被主人見罪。一頭說，一頭走，也行了十四五里，都是龜背大路，兩傍參天的古樹，間着奇花異卉，看不盡的景致，便再走兩里，也不覺的，又走過一座高山。這路逐漸漸僻小，童子把手指道：「此去不上十里，就是青州北門了。」李清道：「我前日來時，是出南門的。」



怎麼今日却進北門。我生長在青州已七十歲了。那曉得這座雲門山是環着州城的。可知道開了北窻。便直看見青州城裏。但不知那一邊是前路。那一邊是後路。可指示我等。我日後再來。叩見仙長。只打這條路上來。却不省費許多麻繩。吊去雲門穴裡去。問未絕口。豈知颼颼的一陣風起。托地跳出一個大蟲來。向着李清便撲。驚得李清魂膽俱喪。叫聲苦也。望後便倒。嚇死在地。可憐。

身名未得登仙府

支體先歸虎腹中

說話的。我且問你。嘗聞得古老傳說。那青泥白石。乃仙家糧糗。凡人急切難遇。若有緣的。嘗一嘗。便疾病不能侵。妖怪不能近。虎狼不能傷。這李清兩件。既已都曾飽食。況又在洞府中住過。雖則道心不堅。打發回去。却又原許他七十年後。還歸洞府。分明是個神仙了。如何却送在大蟲口裡。看官們莫要性急。待在下。慢慢表白出來。那大蟲不是平常喫人的虎。乃是個神虎。專與仙家看山守門的。是那童子故意差來。把李清驚嚇。只教他迷了來路。元非傷他性命。那李清死去半晌。漸漸的醒轉來。口裡只叫救命救命。慢慢掙扎坐起看時。大蟲已是不見。連青衣童子也不



知去向，跌足道罷了罷了。這童子一定被大蟲馱去，喫了，可憐可憐，却又想道：那童子是侍從仙長的料，必也有些仙氣，大蟲如何敢去傷他？決無此理。只是因甚不送我到家，半路就撇了去？心下好生疑惑，爬將起來，把衣服整頓好了，忽地回頭觀看，又喫一驚，怎麼那來路一刻都是高山陡壁，全無路徑，連稱奇怪奇怪，口裡便說：心中只怕又跳出一個大蟲來，却不喪了這條老命！且自負命跑去，約莫走上四五里，却是三叉路口，又沒一個行人來往，可以問信看看。日色傍晚，萬一走差路頭，怎了！正在沒擺布處，猛然

看見一條路上，却有塊老大的石頭，支出在那裡，因而悟道：仙長傳授我的偈語，有句道：見石而行，却不。是教我往這條路去，果然又走上四五里，早是青州北門了，進了城門，覺得街道還略略可認，只是兩邊的屋宇，全比往時不同，莫測其故，欲要問人，偏生又不遇着一個熟的，漸漸天色又黑，只得趲回家去。豈知家裡房子也都改換，却另起了大門樓，兩邊八字牆，好不雄壯，李清暗道：莫非錯走到州前來了，仔細再看，像便像個衙門，端只是我家裡，難道這等改換了，我便認不得，想我离家去，只在雲門穴裡，不知擔



閣了幾日也是有數的後面鑽出小穴來總是今日  
這一日怎麼便有這許多差異的事莫非州裏見我  
不在就把我家房子白白的占做衙門可道凡事也  
不問個主只可惜今日晚了拚到明日打進狀詞與  
他理會隨你官府也少不得給官價還我只得尋個  
客店安歇爭奈身邊一個錢也沒有不免解件衣服  
下來換了一貫錢還覺腹中是飽的只買一角酒來  
吃了便待去睡終久心下徬徨這夜如何睡得着李  
清在床上翻來覆去自嗟自歎悔道我怎麼倒去抱  
怨仙長他明明說我回去將何度日教我取書一本

別做生理又道是我回去就也未有飯吃把兩個煮  
熟的石子與我豈不是預知已有今日了便去袖裡  
把書一摸且喜得尚在只如今未有工夫去看待到  
天明還了房錢便遍著青州大街上都走轉來莫說  
衆親眷子孫沒有一個連那染坊舖面也沒一間留  
下的只得陪個小心逢人便問豈知個個搖頭人人  
努嘴都說道我們竝不知道有甚李清也竝不曾見  
說雲門山穴裏有人下去得的只教李清茫然莫知  
所以看看天晚只得又向客店中安歇到第二日又  
向小巷兒裏東抄西轉也不會遇着一個但是問人



都與大街上說話一般，一發把李清弄呆了。想道：我也恠前日出來的路徑有些絕好一曲豈不是差異，莫非這座青州城是新建的，不是我舊青州。故此沒個熟人相遇。天下雲門山只有一個，絕無兩個。我何不出了南門，逕到雲門山上一看。若雲門山無異，這便是我舊青州了。再慢慢的訪問，好歹究出甚的緣故來。忙忙的奔出南門，逕往雲門山去。將至山頂，早見一座亭子。想道：這路徑明明是雲門山的，幾時有個亭子在這裡。且待我看是甚麼亭。元來題着爛繩亭。開皇四年立。李清道：是了。昔日樵夫曾遇見仙人下碁，他看得一局。

碁完，不知已過了多少年歲。這斧柄坐在身下，已爛壞了。至今世人傳說爛柯的故事，多分是我衆子孫。道我將這麻繩吊下雲門穴底，也去遇了神仙，把繩都爛掉在山上。故建立這座亭子，名爲爛繩亭。無非要四方流傳，做個美談的意思。看他後面寫着開皇四年立，却不仍是今年的日月。怎麼城裏人家就是這等改換了。且再到上邊去看，只見當着穴口，豎個碑石，題道：李清招魂處。李清嚇了一跳，道：我現今活活的在此，又不曾死，要招我的魂做甚麼。又想了一想，道：是了。是了。見我下到這般險處，提起竹籃上來。



又不見了我疑心道死了故在此招我的魂回去又  
想一、想、道、嘆、莫、非、是、我、真、個、死、了、今、日、是、魂、靈、到、此、  
心、下、反、徬、徨、起、來、不、能、自、決、想、道、既、是、招、魂、必、有、個、  
葬、處、若、是、葬、必、在、祖、墳、左、右、人、家、雖、有、改、換、之、日、祖、  
宗、墳、墓、却、千、年、不、改、換、的、何、不、再、去、祖、墳、上、一、看、或、  
者、倒、有、個、明、白、下、了、雲、門、山、一、逕、的、轉、過、東、門、遠、遠、  
望、見、祖、墳、上、山、勢、活、似、一、條、青、龍、從、天、上、飛、將、下、來、  
的、想、起、葬、經、上、面、有、云、山、如、鳳、舉、或、似、龍、蟠、一、千、年、  
後、當、出、仙、宮、看、我、家、祖、墳、有、這、等、風、水、怎、麼、剛、出、得、  
我、一、個、纔、遇、見、仙、人、又、被、趕、逐、回、家、焉、能、勾、升、天、日、

子、却、不、知、這、風、水、畢、竟、應、在、那、個、身、上、到、了、祖、墳、不、  
免、拜、了、兩、拜、只、見、許、多、合、抱、的、青、松、白、楊、盡、被、人、伐、  
去、墳、上、的、碑、石、也、有、推、倒、的、也、有、打、斷、的、全、不、似、舊、  
時、模、樣、不、勝、悽、感、歎、道、我、家、衆、子、孫、真、個、都、死、斷、了、  
就、沒、一、個、來、到、墳、上、照、管、單、有、一、個、碑、倒、還、是、豎、着、  
的、碑、上、字、跡、髣、髴、可、認、乃、是、故、道、士、李、清、之、墓、七、個、  
字、李、清、道、既、是、抬、魂、葬、無、過、把、些、衣、冠、埋、在、裏、面、料、  
必、是、個、空、塚、只、是、碑、石、已、被、苔、蘚、駁、蝕、幾、盡、須、不、是、  
開、皇、四、年、立、的、可、知、我、死、已、多、時、了、今、日、來、家、的、一、  
定、是、我、魂、靈、故、此、幽、明、間、隔、衆、親、眷、子、孫、都、不、得、與、



西世恒言 卷三十八  
我相見不然這上千上萬的人，怎麼就沒一個在的。那李清滿肚子疑心，只當青天白日做夢一般。又不知是生，又不知是死，教我那裡去問個明白。正在徬徨之際，忽聽得隱隱的漁鼓簡響，走去看時，却是東嶽廟前一個瞎老兒在那裡唱道情，聚着久掠錢方纔想起。臨出山時，仙長傳授我的偈語第二句道：聽簡而問，這個不是漁鼓簡。我該問他的，且自站在一邊待衆人散後，過去問他便了。只見那瞎老兒止掠得十來文錢，便没人肯出內中一個道：先生，你且說唱起來，待我們歛足與你瞽者道不成不成。我是個

瞎子，倘說完了，都一溜走開。那里來尋討衆人道：豈有此理！你是個殘疾人，哄了你也不當人子。那瞽者聽信衆人，遂敲動漁鼓簡板，先念出四句詩來道：

暑往寒來春復秋

夕陽橋下水東流

將軍戰馬今何在

野艸閒花滿地愁

念了這四句詩，次第敷演正傳，乃是莊子歎骷髏一段話文，又是道家故事，正合了李清之意。李清擠近一步側耳而聽，只見那瞽者說一回，唱一回，正歎到骷髏皮生肉，長復命回陽，在地下直跳將起來。那些人也有的笑的，也有嗟歎的，却好是個半本。瞽者就住



世情大率  
如此魚獨  
騰平話為  
然

了鼓簡待掠錢足了方纔又說此乃是說平話的常規誰知眾人聽話時一團高興到出錢時面面相覷都不肯出手又有身邊沒錢的假意說幾句冷話伴伴的走開去了剛剛又只掠得五文錢那掠錢的人心中焦躁發起喉急將眾人亂罵內中有一後生出尖攬事就與那掠錢的爭嚷起來一遞一句你不讓我不讓便要上交廝打把前後掠的十五文錢撒做一地眾人發聲喊都走了有幾個不走的且去勸廝打單撇着瞽者一人李清動了個惻隱之心一頭在地上檢起那十五文錢交付與瞽者一頭仰裡歎道

終是

世情如此磽薄錢財恁般珍重瞽者接錢在手聞其歎語問道你是兀誰李清道老漢是問信的你若曉得些根由到送你幾十文酒錢瞽者道問甚麼信李清道這青州城內有個做染匠的李家你可曉得麼瞽者道在下正姓李敢問老翁高姓大名李清道我叫做李清今年七十歲了瞽者笑道你怎麼欺我瞎子還要討我的便宜我也不是個小夥子年紀倒比你長些今年七十六歲了只我嫡堂的叔曾祖叫做李清你怎麼也叫做李清李清見他說話有些來歷便改着口道天下儘有同名同姓的豈敢討你的便



且我且問你，那令曾叔祖如今到那裡去了？替者道：這說話長哩，直在隋文帝開皇四年，我那叔曾祖也是七十歲，要到雲門山穴裡訪甚麼神，仙洞府備下了許多麻繩，一吊吊將下去，你道這個穴裡可是下去得的？自然死了。元來我家合族全仗他一個福力，自他死後，家事都就零落，況又遭着兵火，遂把我合族子孫都滅盡了，單留得我一個現世報，還在這裏，却又無男無女，靠唱道情度日。李清暗忖道：元來錯認我死在雲門穴裡了。又問道：他吊下雲門穴去，也只一年裡，怎麼家事就這等零落得快？合族的人

桃源避  
秦託合

也這等死滅得盡，替者道：哎呀，敢是你老翁說夢哩。如今須不是開皇四年，是大唐朝高宗皇帝永徽五年了，隋文帝坐了二十四年，天下傳與煬帝也做了十四年，被宇文化及謀殺了，因此天下大亂，却是唐太宗打了天下，又讓與父親做皇帝，叫做高祖，坐了九年，太宗自家坐了二十三年，如今皇帝就是太宗的太子，又登基五年了，從開皇四年算起，共是七十二年，我那叔曾祖去世時節，我只有得五歲，如今現活七十六歲了，你還說道快哩。李清又道：聞得李家族裡有五六千丁，便隔得七十二年，也不該就都死



滅、只剩得你一個瞽者道老翁你怎知這個緣故、只因我族裡人都也有些本事、會光着手賺得錢的、不料隋煬帝死後、有個王世克造反、到我青州、看見我家族裡人丁精壯、盡皆拏去當軍、那王世克又十分不濟、屢戰屢敗、遂把手下軍馬都消折了、我那時若不虧着是個帶殘疾的、也留不到今日、李清聽了這一篇說話、如夢初覺、如醉方醒、把一肚子疑心、纔得明白、身邊只有三四十文錢、盡數送與瞽者、也不與他說明這些緣故、便作別、轉身再進青州城來、一路想道、古詩有云、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果然有這

人生體  
子使之  
亦此

等異事、我從開皇四年、吊下雲門穴、夫往還能得幾日、豈知又是唐高宗永徽五年、相隔七十二年了、人世光陰、這樣容易過的、若是我在裡面、多住幾時、却不連這青州城也沒有了、如今我的子孫已都做故人、自己住的高房大屋、又皆屬了別姓、這也不必說起、只是我身邊沒有半分錢、鈔眼前又別無熟識、可以那借教我、把甚麼度日、左右也是個死、那仙長何苦定要趕我回來、怎的、數了幾聲、想了一會、猛然省道、我李清這般懵懂、怎麼思量、還要做仙哩、我臨出門時、仙長明明說我回家來、怕沒飯吃、曾教我到他



書架上拏本書去、如今現在袖裡、何不取出書來看、道另做甚麼生意、你道這本書是甚麼書、元來是本草書、專治小兒的病症、也不多幾個方子、在上、面、那李清看見、方纔悟道、仙長曾對我說、此去不消七十年、依舊容我來到那裡、我想這七十年、非比雲門穴底下、須在人世上、好幾時、不是容易過的、況我老人家、從來藥材行裡、不曾着脚、怎便莽莽廣廣的、要去行醫、且又沒些本錢、置辦藥料、不如到藥舖裏、尋個老成人、與他商量、好做理會、剛剛走得三百餘步、就有一個白粉招牌、上寫着道、積祖金舖、出賣川廣

道地生熟藥材、當下李清看見、便大喜道、仙長傳授我的第三句偈語、說道、傍金而居、這不是姓金的了、世稱神仙未卜先知、豈不信哉、豈不信哉、只見舖中坐的、還不上二十多歲、叫做金大郎、李清連忙向前、與他唱個喏、問道、你這藥材、還是現賣、也肯賒賣、金大郎道、別人家買藥的、都要現錢、纔賣、只有行醫開舖的、是長久主顧、但要藥料、只上個帳簿、取去、或一季、或一月、一筭、總數、還錢、叫做半賒、半現、李清使扯個謊道、我原是個幼科醫人、一向背着包、沿村走的、如今年紀老了、也要開個舖面、坐地行醫、不知那裡



酉世恒言 卷三十一  
有空房可以賃住，乞賜指引，也好與貴舖做個主顧。金大郎道：就是我家隔壁有一間空房，不見門上貼着召賃兩字麼？只怕窄狹不敷居住。李清道：我老身別無家小便一間也儘敷了，只是舖前須要豎面招牌，舖內須要藥廂藥刀各色家火，方纔像個行醫的。這幾件都在那裡去置辦？不知可也？賒得否？金大郎道：我舖裏儘有現成餘下的，在此我一發都借了你去。待生意興旺時，連那藥帳一總算還與我，豈不兩得其便？那李清虧得金大郎一力周旋，就在他藥舖間壁住下。想起當初在雲門山上與親族告別之時，

好照應

曾有詩云：翻笑壺公會得道，猶煩市上有懸壺。不意今日回來，又要行醫，却不應了兩句識語。遂在門前橫吊起一面小牌，寫着懸壺處三個字，直豎起一面大牌，寫着李氏專醫小兒疑難雜症十個字。舖內一應什物家火無不完備，真個粧一佛像，一佛自然像，個專門的太醫起來。恰好這一年，青州城裏不論大小人家都害時行天氣，叫做小兒瘟，但沾着的便死。那幼科就没請處，連大方脉的也請了去，豈知這病偏生利害，隨你有名先生下的藥，只當投在水裏，眼睜睜都看他死了。只有李清這老兒古怪，不消自到



病人家裏切脉看病，只要說個症候，怎生模樣，便信手撮上一帖藥，也不論這藥料有貴有賤，也不論見効不見効，但是一帖要乙伯個錢，若討他兩帖的，便道我的藥，怎麼還用兩帖，情愿退還了錢，連這一帖也不發了。那討藥的人，也都半信半不信，無奈病勢危急，只得也贖一帖回去吃看。你道有這等妙藥，纔到得小兒口裡，病就好一半，一咽咽下肚裡去，便全然好了。還有拏得藥回去，小兒已是死了的，但要煎的藥，香衝在那小兒鼻孔內，就醒將轉來，這名頭就滿城傳遍，都稱他做李一帖。從此後也不知醫好了

多少小兒，也不知賺過了多少錢鈔。我想李清是個單身子，口逐用度有限，除筭還了房錢藥錢，和那什物家火錢，以外贏餘的，難道似平時積儉，生日禮一般，都爛掉在家裏，畢竟有個來處，也有個去處。元來李清這一次回來，大不似當初性子，有積無散，除還了金大郎舖內，賒下各色家火，并生熟藥料的錢，其餘只勾了日逐用度，盡數將來賑濟貧乏，略不留難。這叫做廣行方便，無量功德，以此聲名越加傳播，莫說青州一郡，遍齊魯地方，但是要做醫的，聞得李一帖名頭，那一個不來拜從門下，希圖學些方術，只見

李清之下  
清之醫  
可並傳



李清再不看甚醫書又不親到病人家裡診脈凡遇討藥人來收了銅錢便撮上一帖藥又不多幾樣藥味也有說來病症是一樣的倒與他各樣的藥也有說來病症是各樣的倒與他一樣藥但見拏藥去吃的無有不效衆皆茫然莫測其故只得覓個空間小心請教李清道你等疑我不曾看脈就要下藥不知醫道中本以望聞問切目為神聖工巧可見看脈是醫家第四等不是上等況小兒科與大方脈不同他氣血未全有何脈息可以看得總之醫者意也無過要心下明指下明把一個意思揣摩將云怎麼靠得

死方子就好療病你等但看我的下藥便當想我所以下藥的意思那大觀本草這部書却不出在我山東的你等熟讀本草先知了藥性纔好用藥上者要看本年是甚司天就與他分個溫涼二者看害病的是那地方人或近山或近水就與他分個燥濕三者看是甚等樣人家富貴的人多分柔脆貧賤的人多分堅強就與他分個消補細細的問了症候該用何等藥味然後出些巧思按着君臣佐使加減成方自然藥與病合病隨藥去所以古人將用藥比之用兵全在用得藥當不在藥多趙括徒讀父書終致敗滅



此其鑒也。眾等皆拜謝教而退。豈知李清身邊自有薄薄的一本仙書，怎肯輕易洩漏。正是

小兒有命終須救

老子無書把甚看

李清自唐高宗永徽五年行醫開舖，起真個光陰迅速，不覺過了第六年，又是顯慶五年，龍朔三年，麟德二年，乾封二年，總章二年，咸亨四年，上元二年，儀鳳三年，調露一年，永隆一年，開耀一年，一總共是二十七年了。這一年却是永淳元年，忽然有個詔書下來，說御駕親幸泰山，要修漢武帝封禪的故事。你道如何，叫做封禪，只為天下五座名山，稱為五嶽，五嶽之中，無如泰山尤為靈秀，上通于天，雲雨皆從此出，故有得道的皇帝，遇着天下太平，風調雨順，親到泰山頂上，祭祀嶽神，刻下一篇紀功德的頌，告成天地那碑上刻的字，都是赤金填的，叫做金書。碑外又有個白玉石的套子，叫做玉檢，最是朝廷盛舉。那天帝是

不好欺的，頌上略有些不實，便起恠風暴雨，不能終事。這也不是漢武帝一個創起的，直從大禹以前就有七十九代，都曾封禪。後來只有秦始皇和漢武帝兩個，這怎叫得有道之君，無非要粉飾太平，侈人觀听。畢竟秦始皇遇着大雨，只得躲避松樹底下，漢武



帝下山也被傷了左足故此武帝之後再沒有敢夫  
封禪的那唐高宗這次詔書已是第三次了青州地  
方正是上泰山的必由去處刺史官接了詔不免點  
起排門夫填街砌路迎候聖駕那李清既有鋪面便  
也編在人夫數內催去着役其時青州自有李清  
行醫羞得那勿科先生都關了鋪門再沒個敢出頭  
的若教他去做夫砌路第一小兒們有個急病一時  
怎麼就請得他到討得藥第二此合郡的人都到州  
裡去替他稟脫少不得推幾個能言會語的做頭向  
前稟道現今行醫的李清已是九十七歲近百的人

有甚麼氣力當夫我們情願替他出錢另顧精壯少  
年應役仍留他在鋪裡也好保全我一州的小兒性  
命元來李清開鋪這一年依還說是七十歲因此人  
只認他九十七歲那知他已是一百六十八歲了從  
來律上凡七十以上的卽係是年老准免差役所以  
合郡的人借這個名色要與他顧工替役仍留他在  
鋪行醫豈知州刺史是嶺南人他那地方最是信巫  
不信醫的說道雖然李清已有九十七歲想他筋力  
強健儘好做工怎麼手裡撮得藥偏修不得路不見  
姜太公八十二歲還要輔佐周武王興兵上陣旣做



西州志言 卷三十一  
了朝廷的百姓死也則索要做躲避到那裡去總便  
他、會、醫、小、兒、難、道、俗、大、一、坐、青、州、只、有、他、幼、科、一、個、  
查、他、開、舖、以、來、只、得、二、十、七、年、以、前、的、青、州、人、家、小、  
兒、也、不、會、見、都、死、絕、了、怎、麼、獨、獨、除、下、他、一、個、名、字、  
何、以、服、衆、隨、他、合、郡、的、人、再、三、苦、稟、只、是、不、聽、急、得  
那、許、多、人、就、沒、個、處、置、都、走、到、李、清、舖、前、商、議、要、央  
個、緊、要、的、分、上、再、去、與、州、官、說、李、清、道、多、謝、列、位、盛  
情、以、我、老、朽、看、來、到、不、去、說、也、罷、你、道、一、些、小、事、有  
何、難、聽、那、州、官、這、等、拘、執、無、過、慮、着、聖、駕、親、來、非、尋  
常、上、司、之、比、少、有、不、當、便、是、砍、頭、的、罪、過、故、此、只、要

正、身、著、役、恐、怕、顧、工、的、做、出、事、來、以、後、不、好、查、究、做  
官、的、肚、腸、大、槩、如、此、斷、然、不、肯、再、聽、人、說、但、我、揣、度  
事、勢、這、詔、書、也、多、分、要、停、止、的、在、麟、德、二、年、一、次、調  
露、元、年、又、一、次、如、今、却、是、第、三、次、既、是、前、兩、次、不、來、  
難、道、這、一、次、又、來、得、成、包、你、五、日、裡、面、就、有、決、裂、不  
若、且、放、下、胆、憑、他、怎、生、樣、差、撥、便、了、衆、人、聽、了、這、篇  
說、話、都、恠、道、眼、見、得、州、裡、早、晚、就、要、僉、了、牌、分、了、路  
數、押、夫、着、役、如、火、急、一、般、那、老、兒、倒、說、得、冰、也、似、冷、  
若、是、詔、書、一、日、不、停、止、怕、你、一、日、不、做、夫、我、們、倒、思  
量、與、他、央、個、分、上、保、求、頂、替、他、偏、生、自、要、去、當、想、是



在舖裡收錢不迭，只要到州裡去領他二分一日的工食哩，都冷笑一聲，各自散去。豈知高宗皇帝這一次，已是決意要到泰山封禪，詔下禮部官草定了一應儀注，只待擇個黃道吉日御駕啟行。忽然患了個痿痺的症候，兩隻腳都站不起來，怎麼還去行得這等大禮？因此青州上司隔不得三日之內，移文下來，將前詔停止。那合郡的人方信李清神見越加歎服。元來山東地面方術之士最多，自秦始皇好道遣徐福載了五百個童男童女到蓬萊山採不死之藥，那徐福就是齊人。後來漢武帝也好道拜李少君爲文

成將軍，樂大爲五利將軍，日逐在通天臺竹宮桂館，祈求神仙下降。那少君樂大也是齊人，所以世代相傳。常有此輩一向看見李清，自七十歲開醫舖起過了二十七年，已是近百的人，再不見他添了一些兒老態，反覺得精神顏色越越强壯，都猜是有內養的。如今又見他預知過往未來之事，一定是得道之人。與董奉、韓康一般隱名賣藥，因此那些方士紛紛然都來拜從門下。叅玄訪道，希圖窺他底蘊，屢屢叩問李清，求傳大道。李清只推着老朽元沒甚知覺，唯有三十歲起便絕了欲萬事，都不營心圖個靜養而已。



所以一向沒病沒痛或者在此方士們疑他隱諱不肯輕泄却又問道壽便養得那過去未來之事須不是容易曉得的不知老師有何法術就預期五日內當有停止詔書消息李清道我那裡真是活神仙能未卜先知的人豈不知孔夫子萍實商羊故事只是平日裡聽得童謠揣度將去偶然符合蓋因童謠出于無心最是天地間一點靈機所以有心的試他無有不驗我從永徽五年在此開醫舖起聽見龍朔年間就有個童謠料你等也該記得的那童謠上說道上泰山高高幾層不怕上不得倒怕不得登三度徵

兵馬旁道打騰騰

三度去登不得果然前兩度已驗故知今次斷無登理大抵老人家聞見多經驗多也無過因此識彼難道有甚的法術不成這方士們見他不肯說又常是收錢撮藥忪忪的沒個閒暇還有那夥要賑濟的來打攪以此漸漸的也散去了明年高宗皇帝晏駕却是武則天皇后臨朝坐了二十一年纔是太子中宗皇帝坐了六年又被韋皇后謀亂却是睿宗皇帝除了韋后也坐了六年傳位玄宗皇帝初年叫做開元不覺又過了九年總共四十二年滿青州城都曉得



西華真經 卷三十八  
李清已是一百四十歲，一來見他醫藥神效如舊，二來容顏不老，也如舊日，雖或不是得道神仙，也是個高年人瑞，因此學醫的學道的，還有真實信他的，只在門下不肯散去，正是

神仙原在閻浮界，

骨肉還須風世成。

說分兩頭，却說玄宗天子也志慕神仙，尊崇道教，拜着兩個天師，一個葉法善，一個邢和璞，皆是得道的，專為天子訪求異人，傳授玄素赤黃及還嬰泝流之事，這一年却是開元九年，那葉二天師奏道：現有三個真仙在世，一個叫做張果，是恒州條山人，一個叫

做羅公遠，是鄂州人，一個叫做李清，是北海人，雖然在烟霞之外，無意世上榮華，若是朝廷虔心遣使聘他，或者肯降體而來，也未可知，因此玄宗天子差中書舍人徐嶠去聘張果，太常博士崔仲芳去聘羅公遠，通事舍人裴晤、李清，三個使臣辭朝別聖，捧着璽書，各自去徵聘，不題。元來李清塵世限滿，功行已圓，自然神性靈通，早已知裴舍人早晚將到，省起昔日仙長分付的偈語，第四句說道：先裴而遁，這個遁字，是逃遁之遁，難道叫我逃走不成？明明是該屍解去了，你道怎麼叫做屍解？從來仙家成道之日，少不



西世... 卷三十一  
得要離人世，有一樣白日飛昇的，謂之羽化，有一樣也似世人一般死了的，只是棺中到底沒有屍骸，這為之屍解。惟有屍解這門最是不同，隨他五行皆可解去。以此世人都有不知道他是神仙的，且說李清一個早起教門生等，休掛牌面說道：我今日不賣藥了，只在午時就要與汝等告別。衆門生齊喫一驚，道：師父好端端的，如何說出這般沒正經話來？况弟子輩久侍門下，都不曾傳授得師父一毫心法，怎的就去了？還是再留幾時，把玄妙與弟子們細講一講。那時師父總然仙去，道統流傳，使後世也知師父是個

有道之人。李清笑道：我也沒甚玄秘可傳，也不必管人曉得。今大限已至，豈可強留？只是隔壁金大郎又不在此，可煩汝等為我買具現成棺木，待我氣絕之後，即便下棺，把釘釘上，切不可停到明日。我舖裡一應家火什物，都將來送與金大郎，也見得我與他七十年老隣老舍，做主顧的意思。衆門生一一領命，流水去買辦棺木等件。頃刻都完。那金大郎也年八十九歲了，筋骨亦甚強健，步履如飛，掙了老大家業兒。孫滿堂人都叫他金阿公，只有李清還在少年時看他老起來的，所以原呼他為大郎。那日起五更往

此時金大郎亦應年九十餘矣。豈竊李清高壽耶？



鄉間去了，所以不在李清到了午時，香湯沐浴，換了新衣，走入房中，那些門生都緊緊跟着李清道：「你們且到門首去待我靜坐片時，將心境清一清，庶使臨期不亂。」問金大郎回了，請來面別，也不枉一向相處之情。衆門生依言齊走出門，就問金大郎却還未回，隔了片時，進房觀看李清，已是死了。衆門生中也有相從久的，一般痛哭流涕，也有不長俊的，只顧東尋西覓，搜索財物，亂了一回，依他分付，即便入棺。元來這屍也有好些異處，但見他一雙手兩隻腳都交在胸前，如龍蟠一般，怎好便放下去，待要與他扯一扯。

直豈知是個僵屍，就如一塊生鐵，打成動也動不得，只得將就擡入棺中，釘上材蓋，停在舖裡。李清是久名向知的，頃刻便傳遍了半個青州城。主顧人家都來吊探，衆門生迎來送往，一個個弄得口苦舌乾，腰酸背痛，有詩爲證：

百年踪跡混風塵，

一旦辭歸御白雲。

羽蓋霓旌何處在，

空留藥臼付門人。

却說通事舍人裴照，一路乘傳而來，早到青州境上，那刺史官已是知得帥着合郡父老香燭迎接，直到州堂開讀詔書，却是徵聘仙人李清，刺史官茫然無



知遂問眾父老父老們稟道青州地方但有個行小兒科的李清他今年一百四十歲昨日午時無病而死此外並不曾聞有甚仙人李清在那里裴舍人見說倒喫了一驚嘆道下官受了多少跋涉賚詔到此正聘行醫的仙人李清指望敦請得入朝也叫做不辱君命偏生不遇巧剛剛的不先不後昨日死了連面也不會得見這等無緣豈不可惜我想漢武帝時曾聞得有人修得神仙不死之藥特差中大夫去求他藥方這中大夫也是未到前適值那人死了武帝惟他去遲不曾求得藥方要殺這大夫虧着東方朔諫道那人既有不死之藥定然自己喫過不該死了既死了藥便不驗要這方也沒用武帝方悟今幸我天子神明勝于漢武縱無東方朔之諫必不至有中大夫之恐但那葉二天師既稱他是仙人自當後天不老怎麼會死若果死就不是仙人了雖然如此一百四十歲的人無病而死便不是仙人却也難得即便分付州官取左右鄰不扶結狀見得李清平日有何行誼怎地修行的于某年月某日持已經身死方好復命刺史不敢怠慢即喚李清左近鄰佑責令具結前來好送天使起身那些鄰舍領命出去內中一

到了末世  
就是真仙  
也少不得  
要個結狀

結前來好送天使起身那些鄰舍領命出去內中一



西世情言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個道我們盡是後生，不曉得他當初來歷詳細如何。具結聞說止有金阿公是他起頭相處的，必然知他始末根繇。昨日往鄉間去了，少不得只在今日明早便歸。待他斟酌寫一張同去呈述，也好回答。眾人齊稱有理，同回家去。恰好金老兒從鄉間歸來，一個人背着一大包炒頭，跟着劈面遇見眾人，迎住道：「好了，金阿公回也。你昨日不到鄉間去，也好與你老友李太醫作別。」金老兒道：「他往那里去，要作別？」眾人道：「他昨日午時已辭世了。」金老兒道：「罪過罪過，我昨日在南門遇見的，怎說恁樣話？」眾人大喫一驚，道：「死

也死了，怎麼你又看見？想是他的魂靈了。」金老兒也驚道：「不信有這等奇事，也不回家，一徑奔到李清舖裡，只見擺着靈柩，眾門生一片都帶着白，好些人在那裡。」眾問金老兒，只管搖首道：「惟哉惟哉。」眾門生向前道：「我師父昨日午時歸天了，因為你老人家不在，這靈柩還停在此，又遞過一張單來，道舖內一應什物家火遺命，迭與你做遺念的。」金老兒接了單，也不觀看，只叫道：「難道真個死了？我却不信。」眾隣舍問道：「金阿公，你且說昨日怎的看見他來？」金老兒道：「昨日我出門雖早，未出南門，就遇了一個親戚，苦留回去。」



獎飯直弄到將晚方纔別得走到雲門山下已是午牌時分因見了幾種好草藥方在那里收採撞見一個青衣童子捧個香爐前走我也不在其意不上六七十步便是你師父來不知何故拿脚穿着鞋子右脚却是赤的。我問他到那裡去。他說道我因雲門山上爛繩亭子裡有九位師父師兄專等我說話還有好幾日未得回來哩。他又在袖裡取出一封書一個錦囊囊裡像是個如意一般遞與我教帶到州裡。好好的送甚。裴舍人不要悞了。他事。即今書與錦囊現在我處如何。却是死了。便向袖中摸出來看。眾門生

起初疑心金老搗鬼還不肯信直待見了所寄東西方纔信道且莫論午時不午時只是我師父從不見出舖門怎有這東西寄送豈不古怪眾隣舍也道真也是希見的事他已死了如何又會寄東西却又先曉得裴舍人來聘他便做道魂靈出現也沒恁般顯然一定是真仙了金老兒問道什麼裴舍人聘他眾鄰舍將朝廷差裴舍人徵聘州官知得已死着令結狀之事說出金老兒道元來如此如今他既有信物何必又要結狀我同你們去叩見州官轉達天使眾人依着金老說話一齊跟來金老兒持了書與錦囊



西世恒言 卷三十一  
直至州中將李清昨日遇見寄書的話稟知州官也  
道奇異即帶一千人同去回覆天使那裴舍人正道  
此行沒趣連催州裡結狀就要起身只見州官引衆  
人捧着書禮稟是李清昨日午時轉托隣佑金老兒  
送上天使的請自啟看裴舍人就教拆開書來却是  
一通謝表表上說道

陛下玉書金格已簡于九清矣真人降化保世安  
民但當法唐虞之無爲守文景之儉約恭候運  
之極便登蓬閭之庭何必木食艸衣剗心滅智  
區區山澤之流學習方術者哉無論臣初窺大道

尚未證入仙班即張果仙尊羅公遠道友亦將告  
還方外皆不能久侍清朝而共佐至理者也昔秦  
始皇遠聘安期生于東海之上安期不赴因附使  
者回獻赤玉舄一雙臣雖不才敢忘荅效謹以綠  
玉如意一枚聊布鄙忱願陛下鑒納

裴舍人看罷不勝歎異說道我聞神仙不死死者必  
屍解也何不啟他棺看若果係空的定爲神仙無疑  
却不我回朝去好復聖上連衆等亦解了無窮之惑  
台州官民皆以爲然即便同赴舖中將棺蓋打開看  
時棺中止有青竹杖一根鞋一隻竟不知昨日屍首



棺亦飛昇  
何道而然

在那裏去了，倒是不開看也罷。既是開看之後，更加  
奇異，但見一道青烟冲天而起，連那一具棺木都飛  
向空中，杳無踪影。唯聞得五樣香氣，遍滿青州。約莫  
三百里內外，無不觸鼻。喪舍人和合州官民，盡皆望  
空禮拜，少不得將謝表錦囊，好好封裹，送天使還朝。  
去訖，到得明年，普天下疫癘大作，只有青州，但聞的  
這香氣的，便不沾染。方知李清死後，為着故里，猶留  
下這段功果。至今雲門山上立祠，春秋祭祀不絕。詩  
云：觀碁曾說爛柯亭，今日雲門見爛繩。

塵世百年如旦暮

癡人猶把利名爭

終

第三十九卷

汪大尹火焚寶蓮寺

削髮披緇，修道燒香，禮佛心虔，不宜潛地去胡纏。  
致使清名有玷，念佛持齋，把素看經，打坐參禪。  
逍遙散誕，勝神仙，萬貫腰纏，不羨。

話說昔日杭州金山寺，有一僧人，法名至慧，從幼出  
家，積資富裕。一日在街坊上行走，遇着了一個美貌  
婦人，不覺神魂蕩漾，遍體酥麻，恨不得就抱過來，一  
口水嚥下肚去。走過了十來家門面，尚回頭觀望。心  
內想道：這婦人不知是甚樣人家，却生得如此美貌。



若得與他同睡一夜就死甘心又想道我和尚一般  
是父娘生長怎地剃掉了這幾莖頭髮便不許親近  
婦人我想當初佛爺也是批淡你要成佛作祖止戒  
自已罷了却又立下這個規矩連後世的人都戒起  
來我們是個凡夫那里打熬得過又可恨昔日置律  
法的官員你們做官的出乘駿馬入羅紅顏何等受  
用也該體恤下人積點陰騭偏生與和尚做盡對頭  
設立恁樣不通理的律令如何和尚犯奸便要責杖  
難道和尚不是人身就是修行一事也出于各人本  
心豈是捉縛加拷得的又歸怨父母道當時既是難

修行

養索性死了倒也乾淨何苦送來做了一家貨今日  
教我寸步難行恨着這口怨氣不如還了俗去娶個  
老婆生男育女也得夫妻團聚又想起做和尚的不  
耕而食不織而衣住下高堂精舍繞香喫茶恁般受  
用放掉不下一路胡思亂想行一步懶一步慢騰騰  
的蕩至寺中昏昏悶坐未到晚便去睡臥心上記掛  
這美貌婦人難得到手長吁短歎怎能合眼想了一  
回又嘆口氣道不知這佳人姓名居止我却在此痴  
想可不是個呆子又想道不難不難女娘弓鞋小脚  
料來行不得遠路定然只在近處拚幾日工夫到那



答地方尋訪消息或者姻緣有分再得相遇也未可知那時暗地隨去認了住處尋個熟脚務要弄他到手算計已定盼望天明起身洗盥取出一件新做的綉絹襦衫并着乾鞋淨襪打扮得輕輕薄薄走出房門正打從觀音殿前經過暗道我且問問菩薩此去可能得遇遂雙膝跪到拜了兩拜向卓上拿過籤筒搖了兩三搖撲的跳出一根取起看時乃是第十八籤註着上上二字記得這四句籤訣云

天生與汝有姻緣

今日相逢豈偶然

莫惜勤勞問貪懶

管教目下勝從前

求了這籤喜出望外道據這籤訣上明明說只在早晚相遇不可錯過機會又拜了兩拜放下籤筒急急到所遇之處見一婦人冉冉而來仔細一觀正是昨日的歡喜冤家身伴並無一人跟隨這時又驚又喜想道菩薩的籤果然靈驗此番必定有些好處緊緊的跟在後邊那婦人向着側邊一個門面揭起班竹簾兒跨脚入去却又掉轉頭對他嘻嘻的微笑把手招這和尚一發魂飛天外喜之不勝用目四望更無一人往來慌忙也揭起簾兒經鑽進去問訊那婦人也不還禮綽起袖子望頭上一撲把僧帽打下地



來又赶上一步舉起尖趂小脚兒一蹴谷碌碌直  
滾開在半邊口裡格格格的冷笑這和尚惟覺得麝蘭  
撲鼻說道娘子休得取笑拾起帽子戴好那婦人道  
你這和尚青天白日到我家來做甚至慧道多感娘  
子錯愛見招至此怎說這話此時色胆如天也不管  
他肯不肯向前撲抱將衣服亂扯那婦人笑道你這  
賊禿真是不見婦人面的恁地就恁般粗鹵且隨我  
進來灣灣曲曲引入房中彼此解衣抱向一張榻上  
行事剛剛膚肉相湊只見一個大漢手提鋼斧搶入  
房來喝道你是何處禿驢敢至此奸騙良家婦女嚇

得至慧戰做一團跪到在地下道是小僧有罪了望  
看佛爺面上乞饒狗命回寺去誦十部法華經保佑  
施主福壽綿長這大漢那里肯聽照頂門一斧砍翻  
在地你道被這一斧還是死也不死元來想極成夢  
並非實境這和尚撒然驚覺想起夢中被殺光景好  
生害怕乃道偷情路險莫去惹他不如本分還俗倒  
得安穩自此卽蓄髮娶妻不上三年癆瘵而死離寺  
之日曾作詩云

少年不肯戴儒冠  
雪夜孤眠雙足冷

強把身心赴戒壇  
霜天剃髮鬪骸寒



朱樓美女應無分

紅粉佳人不許看

死後定爲惆悵鬼

西天依舊黑漫漫

適來說這至慧和尚雖然破戒還俗也還算做完名全節如今說一件故事也是佛門弟子只爲不守清規弄出一場大事帶累佛面無光山門失色這話文出在何處出在廣西南寧府永淳縣在城有個寶蓮寺這寺還是元時所建累世相傳房廊屋舍數百多間田地也有上千餘畝錢糧廣盛衣食豐富是個有名的古刹本寺住持法名佛顯以下僧衆約有百餘一個個都分派得有職掌凡到寺中游玩的便有個僧

人來相迎先請至淨室中獻茶然後陪侍遍寺隨喜一過又擺設茶食果品相待十分盡禮雖則來者必留其中原分等則若遇官宦富豪另有一般延款這也不必細說大凡僧家的東西賽過呂太后的筵宴不是輕易喫得的却是爲何那和尚們名雖出家利心比俗人更狠這幾甌清茶幾碟果品便是釣漁的香餌不管貧富就送過一個疏簿募化錢糧不是托言塑佛粧金定是說重修殿宇再沒話講便把佛前香燈油爲名若遇着肯捨的便道是可擾之家面前干般諂諛不時去說騙設遇着不肯捨的就道是鄙



客之徒背後百樣詆毀走過去還要唾幾口涎沫所以僧家再無個饜足之期又有一等人自己親族貧乏尚不肯過濟分文到得此輩募緣偏肯整幾兩價布施豈不是舍本從末的痴漢有詩爲証

人面不看看佛面

平人不施施僧人

若念慈悲分緩急

不如濟苦與憐貧

惟有寶蓮寺與他處不同時常建造殿宇樓閣並不啓口向人募化爲此遠近士庶都道此寺和尚善良分外敬重反肯施捨比募緣的倒勝數倍況兼本寺相傳有個子孫堂極是靈應若去燒香求嗣的眞個

少不得有  
不聖筭

祈男得男祈女得女你道是怎地樣這般靈感元來子孫堂兩傍各設下淨室十數間中設床帳凡祈嗣的須要壯年無病的婦女齋戒七日親到寺中拜禱向佛討筭如討得聖筭就宿於淨室中一宵每房只宿一人若討不得聖筭便是舉念不誠和尚替他懺悔一番又齋戒七日再來祈禱那淨室中四面嚴密無一毫隙縫先教其家夫男僕從週遭點檢一過任憑揀擇停當至晚送婦女進房安歇親人僕從睡在門外看守爲此並無疑惑那婦女回去果然便能懷孕生下男女且又魁偉肥大疾病不生因有這些二效



此矣

驗不論士宦民庶眷屬無有不到子孫堂求嗣就是  
隣邦隔縣聞知也都來祈禱這寺中每日人山人海  
好不熱鬧布施的財物不計其數有人問那婦女當  
夜菩薩有甚顯應也有說夢佛送子的也有說夢羅  
漢來睡的也有推托沒有夢的也有羞澁不肯說的  
也有祈後再不往的也有四時不常去的你且想佛  
菩薩昔日自己修行尚然割恩斷愛怎肯管民間情  
慾之事夜夜到這寺裡托夢送子可不是個亂話只  
為這地方元是信巫不信醫的故此因邪入邪認以  
為真迷而不悟白白裡送妻女到寺與這班賊禿受

用正是

分明斷腸草

錯認活人丹

元來這寺中僧人外貌假作謙恭之態却倒十分貪  
淫奸惡那淨室雖然緊密俱有暗道可入俟至鐘聲  
定後婦女睡熟便來姦宿那婦女醒覺時已被輕薄  
欲待聲張又恐反壞名頭只得忍羞而就一則婦女  
身無疾病且又齋戒神清二則僧人少年精壯又重  
價修合種子丸藥送與本婦吞服故此多有胎孕十  
發九中那婦女中識廉耻的好似啞子喫黃連苦在  
心頭不敢告訴丈夫有那一等無耻淫蕩的倒借此

醒世恒言

卷三十九

七



西世恒言 卷三十一  
為繇不時取樂如此浸淫不知年代也是那班賊禿  
惡貫已盈天遣一位官人前來那官人是誰就是本  
縣新任大尹姓汪名旦祖貫福建泉州晉江縣人氏  
少年科第極是聰察曉得此地夷漢雜居土俗慆悞  
最為難治蒞任之後摘伏發隱不畏豪橫不上半年  
治得縣中奸宄斂跡盜賊潛踪人民悅服訪得寶蓮  
寺有祈嗣靈應之事心內不信想道既是菩薩有靈  
只消祈禱何必又要婦女在寺宿歇其中定有情弊  
但未見實跡不好輕舉妄動須到寺親驗一番然後  
相機而行擇了九月朔日特至寶蓮寺行香一行人

從簇擁到寺前汪大尹觀看那寺周圍都是粉牆包  
裹牆邊種植高槐古柳血紅的一座朱漆門樓上懸  
金書扁額題着寶蓮禪寺四個大字山門對過乃是  
一帶照牆傍牆停下許多空轎山門內外燒香的往  
來擠擁看見大尹到來四散走去那些轎夫也都手  
忙脚亂將轎擡開汪大尹分付左右莫要驚動他們  
住持僧聞知本縣大爺親來行香撞起鐘鼓喚齊僧  
衆齊到山門口跪接汪大尹直至大雄寶殿方纔下  
轎汪大尹看那寺院果然造得齊整但見

層層樓閣叠叠廊房大雄殿外彩雲繚繞翠朱扉



接眾堂前瑞氣氤氳籠碧瓦老檜修篁掩映盡梁  
雕棟蒼松古柏蔭遮曲檻迴欄果然淨土人闢少  
天下名山僧古多

汪大尹向佛前拈香禮拜暗暗禱告要究求嗣弊竇  
拜罷佛顯率眾僧向前叩見請入方丈坐下獻茶已  
畢汪大尹向佛顯道聞得你合寺僧人焚修勤謹戒  
行精嚴都虧你主持之功可將年貫開來待我申報  
上司請給度牒與你就署爲本縣僧官永持此寺佛  
顯聞言喜出意外叩頭稱謝汪大尹又道還聞得你  
寺中祈嗣最是靈感可有這事麼佛顯稟道本寺有

個子孫堂果然顯應的汪大尹道祈嗣的可要做甚  
齋醮佛顯道並不要設齋誦經止要求嗣婦女身無  
疾病舉念虔誠齋戒七日在佛前禱祝討得聖名就  
旁邊淨室中安歇祈得有夢便能生子汪大尹道婦  
女家在僧寺宿歇只怕不便佛顯道這淨室中四圍  
緊密一女一室門外就是本家親人守護並不許一  
個閒雜人往來原是穩便的汪大尹道原來如此我  
也還無子嗣但夫人不好來得佛顯道老爺若要求  
嗣只消親自拈香祈禱夫人在衙齋戒也能靈驗汪  
大尹道民俗都要在寺安歇方纔有效怎地夫人不



來也能靈驗。佛顯道老爺乃萬民之主，況又護持佛法，一念之誠，便與天地感通。豈是常人可比？你道佛顯爲何不要夫人前來？俗語道得好：賊人心虛。他做了這般勾當，恐夫人來時，隨從衆多，看出破綻。故此阻當。誰知這大尹也是一片假情，探他的口氣。當下汪大尹道也說得是，待我另日塌誠來拜，且先去游玩一番，卽起身教佛顯引導，從大殿旁穿過，便是子孫堂。那些燒香男女，聽說知縣進來，四散潛躲，不迭汪大尹看這子孫堂，也是三間大殿，雕梁繡柱，画棟飛甍，金碧耀目。正中間一座神厨，內供養着一尊女

神珠冠，瓔珞繡袍，彩帔，手內抱着一個孩子。旁邊又站四五個男女。這神道便叫做子孫娘娘。神厨上黃羅繡幔，兩下銀鈎掛開，捨下的神鞋五色相兼，約有數百餘雙。繡旛寶蓋，重重疊疊，不知其數。架上四燭火光，照徹上下。爐內香烟噴薄，貫滿殿庭。左邊供的又是送子張仙，右邊便是延壽星官。汪大尹向佛前作個揖，四下閒走一回，又教佛顯引去觀宿歇。婦女們的淨室，元來那房子是逐間隔斷，上面天花頂板，下邊盡鋪地平，中間床幃卓椅，擺設得甚是濟楚。汪大尹四遭細細看覷，真個無絲毫隙縫，就是鼠蟲螞蟻



無處可匿汪大尹尋不出破綻原轉出大殿上轎佛  
顯又率衆僧到山門外跪送汪大尹在轎上一路沉  
吟道看這淨室週迴嚴密不像個有情弊的但一塊  
泥塑木雕的神道怎地如此靈感莫不有甚邪神托  
名誑惑左想右算忽地想出一個計策回至縣中喚  
過一個令史分付道你悄悄地去喚兩名妓女假粧做  
家眷今晚送至寶蓮寺宿歇預備下朱墨汁兩碗夜  
間若有人來姦宿暗塗其頭明早我親至寺中查勘  
切不可走漏消息令史領了言語即去接了兩個相  
熟表子來家喚做張媚姐李婉兒令史將前事說與

兩個妓女見說縣主所差怎敢不依推到傍晚妓女  
粧束做良家模樣領下兩乘轎子僕從扛擡鋪蓋把  
朱墨汁藏在一個盒子中跟隨于後一齊至寶蓮寺  
內令史揀了兩間淨室安頓停當留下家人自去回  
覆縣主不一時和尚教小沙彌來掌燈送茶是晚祈  
嗣的婦女共有十數餘人那個來查考這兩個妓女  
是不曾燒香討筭過的須臾間鐘鳴鼓响口裏更  
時分衆婦女盡皆入寢親戚人等各在門外看守和  
尚也自關閉戶進去不題且說張媚姐掩上門將  
銀硃碗放在枕邊把燈挑得明亮解衣上床心中有



事不敢睡着，不時向帳外觀望，約莫一更天氣，可  
人聲靜悄，忽聽得床前地平下格格的响，還道是鼠  
虫作耗，擡頭看時，見一扇地平板漸漸推過在一邊，  
地下鑽出一個人，頭直立起來，乃是一個和尚，到把  
張媚姐嚇了一跳，暗道：元來這些和尚設下恁般賊  
計，姦騙良家婦女，怪道縣主用這片心機，且不做聲  
看那和尚，輕手輕腳走去，吹滅燈火，步到床前，脫卸  
衣服，揭開帳幔，捱入被中，張媚姐只做睡着，那和尚  
到了被裡，騰身上去，欵欵托起雙股，就弄起來，張媚  
姐假作夢中驚醒，說道：你是何人？夤夜至此，淫污舉

手推他下去，那和尚雙手緊緊樓抱，說道：我是金身  
羅漢，特來送子與你，口中便說下邊恁意狂蕩，那和  
尚頗有本領，雲雨之際，十分勇猛，張媚姐是個宿姦，  
也還當他不起，頑得個氣促聲喘，趁他情濃，深處伸  
手，蘸了銀珠，向和尚頭上，盡都抹到，這和尚只道是  
愛他，全然不覺，一連耍了兩次，方纔起身下床，遞過  
一個包兒道：這是調經種子丸，每服三錢，清晨滾湯  
送下，連服數日，自然胎孕堅固，生育快易，說罷而去，  
張媚姐身子已是煩倦，朦朧合眼，覺得身邊又有人，  
捱來，這和尚更是粗鹵，方到被中，雙手流水拍闔兩



股望下亂攪張媚姐還道是初起的和尚推住道我  
願了兩次身子疲倦正要睡臥如何又來怎地這般  
不知饜足和尚道娘子不要錯認了我是方到的新  
客滋味還未曾嘗怎說不知饜足張媚姐看見和尚  
輪流來宿心內懼怕說道我身體怯弱不慣這事休  
得只管胡纏和尚道不打緊我有絕妙春意丸在此  
你若服了就通宵頑耍也不妨得卽伸手向衣服中  
摸個紙包遞與張媚姐恐怕藥中有毒不敢吞服也  
把銀硃塗了他頭上那和尚比前的又狠直戲到雞  
鳴時候方去原把地平蓋好不題再說李婉兒纔上

得床不想燈火被火蛾兒撲滅却也不敢合眼更餘  
時候忽然床後簌簌的聲响早有一人扯起帳子鑽  
上床來推身入被把李婉兒雙關抱緊一張口就湊  
過來做嘴李婉兒伸手去摸他頭上乃是一個精光  
葫蘆却又性急便蘸着墨汁滿頭摩弄問道你是那  
一房長老這和尚並不荅言徑來行事那話兒長大  
堅硬猶如一根渾鎗剛鞭李婉兒年紀比張媚姐還  
小幾年性格風騷經着這件東西又驚又喜想道一  
向聞得和尚極有本事我還未信不想果然不覺興  
動遂聳身而就這場雲雨端的快暢



一個是空門釋子，一個是楚館佳人。空門釋子，假作羅漢真身；楚館佳人，錯認良家少婦。一個似積年石臼，經幾多碎搗零椿；一個似新打木椿，儘耐得狂風驟浪。一個不管佛門戒律，但恣歡娛；一個雖奉縣主叮嚀，且圖快樂。渾似阿難菩薩逢魔，女猶如玉通和尚戲紅蓮。

雲雨剛畢，床後又鑽一個入來，低低說道：「你們快活得勾了，也該讓我來頑頑。難道定要十分盡興，那和尚微微冷笑，起身自去。後來的和尚到了，被中輕輕款款把李婉兒滿身撫摸。李婉兒假意推托不肯，和尚棒住，親個嘴道：「娘子想是適來被他頑倦了，我有春意丸在此，與你發興。遂嘴對嘴吐過藥來。李婉兒嚙下肚去，覺得香氣透鼻，交接之間，骨酥軟十分。得趣，李婉兒雖然淫樂，不敢有悞縣主之事。又醮了墨汁，向和尚頭上週圍摸轉，說道：「倒好個光頭和尚。道娘子我是個多情知趣的妙人，不比那一班粗蠢東西，若不棄嫌，常來走走。李婉兒假意應承，雲雨之後，一般也送一包種子丸藥，到雞鳴時分，珍重而別。正是

偶然僧俗一宵好

難筭夫妻百夜恩



話分兩頭且說那夜汪大尹得了令史回話至次日五鼓出衙喚起百餘名快手民壯各帶繩索器械徑到寶蓮寺前分付伏于兩旁等候呼喚隨身止帶十數餘人此時天已平明寺門未開教左右敲開裡邊住持佛顯知得縣主來到衣服也穿不及又喚起十數個小和尚急急趕出迎接直到殿前下轎汪大尹也不拜佛徑入方丈坐下佛顯同衆僧叩見汪大尹討過衆僧名簿查點佛顯教道人撞起鐘鼓喚集衆僧那些和尚都從睡夢中驚醒聞得知縣在方丈中點名個個倉忙奔走不一時都已到齊汪大尹教衆

僧把僧帽盡皆除去那些和尚怎敢不依但不曉得有何緣故當時不除到也罷了纔取下帽子內中顯出兩個血染的紅頭一雙墨塗的黑頂汪大尹喝令左右將四個和尚鎖住推至面前跪下問道你這四人爲何頭上塗抹紅硃黑墨那四僧還不知是那里來的面面相覷無言可對衆和尚也各駭異汪大尹連問幾聲沒奈何只得推稱同伴中取笑並非別故汪大尹笑道我且喚取笑的人來與你執証教令史去喚兩個妓女誰知都被那和尚們盤桓了一夜這時正好熟睡那令史和家人險些敲折臂膊喊破



喉嚨方纔驚覺起身跟至方丈中跪下汪大尹問道  
你二人夜來有何所見從實說來二妓各將和尚輪  
流姦宿并贈春意種子丸藥及硃墨塗頂前後事一  
一細說袖中摸出種子春意丸呈上衆僧見事已敗  
露都嚇得胆戰心驚暗暗叫苦那四個和尚一味叩  
頭乞命汪大尹喝道你這班賊馱馬敢假托神道哄  
誘愚民奸淫良善如今有何理說佛顯心生一計教  
衆僧徐徐跪下稟道本寺僧衆盡守清規止有此四  
人貪淫奸惡屢訓不悛正欲合詞呈治今幸老爺察  
出罪實該死其餘實是無干望老爺超拔汪大尹道

聞得昨晚求嗣的也甚衆料必室中都有暗道這四  
個奸淫的如何不到別個房裡恰恰都聚在一處人  
我穀中難道有這般巧事佛顯又稟道其實淨室惟  
此兩間有個私路別房俱各沒有汪大尹道這也不  
難待我喚衆婦女來問若無所見便與衆僧無干卽  
差左右將祈嗣婦女盡皆喚至盤問異口同聲俱稱  
並無和尚姦宿汪大尹曉得他怕羞不肯實說喝令  
左右搜檢身邊各有種子丸一包汪大尹笑道既無  
和尚奸宿這種子丸是何處來的衆婦人個個羞得  
面紅頸赤汪大尹又道想是春意丸你們通服過了



眾婦人一發不敢答應汪大尹更不窮究發令回去  
 那些婦女的丈夫親屬在旁聽了都氣得遍身麻木  
 含着羞耻領回不題佛顯見搜出了眾婦女種子丸  
 又強辨是入寺時所送兩個妓女又執是姦後送的  
 汪大尹道事已顯露還要抵賴教左右喚進民壯快  
 手人等將寺中僧眾盡都綁縛止空了香公道人并  
 兩個幼年沙彌佛顯初時意欲行兇因看手下人眾  
 又有器械遂不敢動手汪大尹一面分付令史將兩  
 個妓女送回起身上轎一行人押着眾僧在前那時  
 鬧動了一路居民都隨來觀看汪大尹回到縣中當

逃來越獄  
 者比比皆  
 因獄卒貪  
 賂寬縱所  
 使官府誰  
 於懲不能  
 慘也若使  
 得盜即亦

堂細審用起刑具眾和尚平日本是受用之人如何  
 熬得纔套上夾棍就從實招稱汪大尹錄了口詞發  
 下獄中監禁准條文書申報上司不在話下且說佛  
 顯來到獄中與眾和尚商議一個計策對禁子凌志  
 說道我們一時做下不是悔之無及如今到了此處  
 料然無個出頭之期但今早拿時都是空身把甚麼  
 來使用我寺中向來積下的錢財甚多若肯悄悄地放  
 我三四人回寺取來禁牌的常例自不必說分外再  
 送一百兩雪花那凌志見說得熱鬧動火便道我們  
 同輩人多不繇一人作主這百金四散分開所得幾



假釋釋放  
真即敲殺  
既無押虎  
之虞又免  
株連之弊  
豈非第一  
善哉乎

何豈不是有名無實如出得二百兩與眾人另外我要一百兩偏手若肯出這數即今就同你去佛顯一口應承道但憑禁牌分付罷了怎敢違拗凌志即與眾禁子說知私下押着四個和尚回寺到各房搜括果然金銀無數佛顯先將三百兩交與凌志眾人得了銀子一個個眉花眼笑佛顯又道列位再少待片時待我收拾幾床鋪蓋進去夜間也好睡臥眾人連稱有理縱放他們去打疊這四個和尚把寺中短刀斧頭之類裹在鋪蓋之中收拾完備教香公喚起幾個脚夫一同擡入監去又買起若干酒肉遍請合監

上下把禁子灌得爛醉專等黃昏時候動手越獄正是

打點劈開生死路

安排跳出鬼門關

且說汪大尹因拿出了這個弊端心中自喜當晚在衙中秉燭而坐定稿申報上司猛地想起道我收許多兇徒在監倘有不測之變如何抵當即寫硃票差人遍召快手各帶兵器到縣直宿防衛約莫更初時分監中眾僧取出刀斧一齊吶喊砍翻禁子打開獄門把重囚盡皆放起殺將出來高聲喊叫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只殺知縣不傷百姓讓我者生擋我者死

天啓大尹  
之妻也



其聲震天動地。此時值宿兵快恰好剛到，就在監門口戰鬪。汪大尹衙中聞得，連忙升堂。旁縣百姓聽得越獄，都執鎗刀前來救護。和尚雖然拚命，都是短兵快手，俱用長鎗，故此傷者甚多，不能得出。佛顯知事不濟，遂教眾人住手，退入監中，把刀斧藏過。揚言道：「謀反的止是十數餘人，都已當先被殺。我等俱不願反。」容至當堂稟明汪大尹。見事已定，差刑房吏帶領兵快，到監查驗。將應有兵器盡數搜出，當堂呈看。汪大尹大怒，向眾人說道：「這班賊，馱淫惡滔天，事急又思謀反。我若沒有防備，不但我一人遭他兇手，連滿

備頭好猪  
極矣

城百姓盡受荼毒了。若不盡誅，何以做後。喚過兵快將出的刀斧給散，與他分付道：「惡僧事雖不諧，久後終有不測，難以防制。可乘他今夜反獄，除一應人犯，留明日審問。其餘眾僧各斬首級來報。」眾人領了言語，點起火把，蜂擁入監。佛顯見勢頭不好，連叫謀反不是我等言，還未畢，頭已落地。須臾之間，百餘和尚齊皆斬訖，猶如亂滾西瓜，正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汪大尹次日吊出眾犯，審問獄中緣何藏得許多兵器。眾犯供出：「禁子凌志等得了銀子，私放僧人回去。」



帶進兵器等情汪大尹問了詳細原發下獄查點禁  
子凌志等俱已殺死遂連夜脩文申詳上司將寶蓮  
寺盡皆燒毀其審單云

看得僧佛顯等心沉慾海惡熾火坑用智設機計  
哄良家祈嗣穿墉穴地強邀信女通情緊抱着嬌  
娥兀的是菩薩從天降難推去和尚則索道羅漢  
夢中來可憐嫩蕊新花拍殘狂蝶却恨溫香軟玉  
拋擲終風白練受污不可洗也黑夜忍辱安敢言  
乎乃仗李媚兒殊抹其頂又遣張媚姐墨涅其鬚  
紅艷欲流想長老頭橫衝經水黑煤如染豈和尚

頭倒浸墨池收送福堂波羅蜜自做甘受陷入色  
界磨光堅有口難言乃藏刀劍于皮囊寂滅翻成  
賊虐顧動干戈于園棘慈悲變作強梁夜色正昏  
護法神通開狂狴鐘聲甫定金剛勇力破拘攣金  
中之魚既漏網而又跋扈柙中之虎欲走墻而先  
噬人姦窈罪淫善良死且不宥殺禁了傷民壯罪  
欲何逃反獄姦淫其罪已重戮屍梟首其法允宜  
僧佛顯衆惡之魁粉碎其骨寶蓮寺藏奸之藪火  
焚其巢庶發地藏之奸用清無垢之佛

這篇審單一出滿城傳誦百姓盡皆稱快在時之婦



生男育女者，丈夫不肯認，大者逐出，小者溺死，多有婦女懷羞自縊，民風自此始正。各省直州府傳聞此事，無不出榜戒諭。從今不許婦女入寺燒香，至今上司往往明文嚴禁。蓋為此也。後汪大尹因此起名，遂欽取為監察御史，有詩為証。

原非可強求

况於入寺起淫偷

破鴛鴦夢

涇渭分源莫混流

第四十卷

馬當神風送滕王閣

山藏異寶山含秀

沙有黃金沙放光

好事若藏人肺腑

言談語話不尋常

這四句詩，單說着自古至今，有那一等懷才抱德，踏光晦跡的文人秀才，就比那奇珍異寶，良金美玉，藏于泥土之中，一旦出世，遇良工巧匠，切磋琢磨，方始成器。故秀才二字，不可亂稱。秀者，江山之秀才者，天下之才，但凡人胸中有秀氣，腹內有才識，出言吐語，自是一般，所以謂之不尋常說話的。兀的說這才學



則甚因在下今日要說一樁風送滕王閣的故事那  
文事出在大唐高宗朝間有一秀士姓王名勃字子  
安祖貫晉州龍門人氏初有大才通貫九經詩書滿  
腹時年一十三歲常隨母舅遊於江湖一日從金陵  
欲往九江路經馬當山下此乃九江第一險處怎見  
得有陸魯望馬當山銘爲證

山之險莫過于太行水之險莫過于吕梁合二險  
而爲一吾又聞乎馬當

王勃舟至馬當忽然風濤亂滾碧波際天雲陰罩野  
水响翻空那船將次傾覆滿船的人盡皆恐懼虔誠

禱告江神許愿保護惟有王勃端坐船上毫無懼色  
朗朗讀書舟人恠異問道滿船之人死在須臾今郎  
君全無懼色却是爲何王勃笑道我命在天豈在龍  
神舟人大驚道郎君勿出此言王勃道我當救此數  
人之命道罷遂取紙筆吟詩一首擲于水中須臾雲  
收霧散風浪俱息其詩曰

唐聖非狂楚

江淵異汨羅

平生仗忠節

今日任風波

此時滿船人相賀道郎君奇才能動江神乃得獲安  
不然諸人皆不免水厄王勃道生死在天有福可避



西十竹言 卷四十一  
衆人深服其言。少頃船皆泊岸。舟人視時。即馬當山也。舟人皆登岸。王勃上岸。獨自閒遊。正行之間。只見當道路邊青松影裡。綠檜陰中。見一古廟。王勃向前看時。上面有朱紅漆牌。金篆書字。寫着勅賜中源水府行宮。王勃一見。就身邊取筆。吟詩一首。於壁上。詩曰

馬當山下泊孤舟

岸側蘆花簇翠流

忽覩朱門斜半掩

層層瑞氣鎖清幽

詩罷。走入廟中。四下看時。真个好座廟宇。怎見得有詩爲証。

碧瓦連雲起

朱門映日開

一團金作棟

千片玉爲街

帝子親書額

名人手篆碑

庇民兼護國

風雨應時來

王勃行至神前。焚香祝告已畢。又賞玩江景多時。正欲歸舟。忽於江水之際。見一老叟。坐于塊石之上。碧眼長眉。鬚髮皓然。顏如瑩玉。神清氣爽。貌若神仙。王勃見而異之。乃整衣向前。與老人作揖。老叟道。子非王勃乎。王勃大驚。道。某與老叟素不相識。亦非親舊。何以知勃名姓。老叟道。我知之久矣。王勃知老叟不



是凡人遂拱手立于塊石之側老叟命勃同坐王勃不敢再三相讓方坐老叟道吾早來聞爾於船內作詩義理可觀子有如此清才何不進取身達青霄之上而困于家食受此旅况之淒涼乎王勃答道家寒窘迫缺乏盤費不能特達以此流落窮途有失青雲之望老叟道來日重陽佳節洪都閩府君欲作滕王閣記子有絕世之才何不竟往獻賦可獲資財數千且能垂名後世王勃道此到洪都有幾多路程老叟道水路共七百餘里王勃道今已晚矣止有一夕焉能得達老叟道子但登舟我當助清風一帆使子明

日早達洪都王勃再拜道敢問老丈仙耶神耶老叟道吾卽中源水君適來山上之廟便是我的香火王勃大驚又拜道勃乃三尺童稚一介寒儒肉眼凡夫冒瀆尊神請勿見罪老叟道是何言也但到洪都若得潤筆之金可以分惠王勃道果有所贈豈敢自私老叟笑道吾戲言耳須臾有一舟至老叟令王勃乘之勃乃再拜辭別老叟上船方纔解纜張帆但見祥風縹緲瑞氣盤旋紅光罩岸紫霧籠堤王勃駭然回視江岸老叟不知所在已失故地矣只見

風聲颯颯浪勢淙淙帆開若翅展舟去似星飛回



頭已失千山，眨眼如趨百里。晨鷄未唱，須臾忽過。鄱陽漏鼓猶傳，彷彿已臨江右。這叫做運去雷轟，薦福碑時來風送滕王閣。

頃刻天明，船頭一望，果然已到洪都。王勃心下且驚，且喜，分付舟人只於此相等，攬衣登岸，徐步入城。看那洪都果然好景，有詩為證：

洪都風景最繁華

彷彿參差十萬家

水綠山藍花似錦

連城帶閣鎖烟霞

是日正是九月九日，王勃直詣帥府，正見本府闕都督果然開宴，遍請江左名儒士夫秀士，俱會堂上。太

守開筵命坐，酒菓排列，佳肴滿席，請各處來到名儒分尊卑而坐。當日所坐之人，與闕公對席者，乃新除濃州牧學士宇文鈞，其間亦有赴任官，亦有進士劉祥道、張禹錫等。其他文詞超絕，抱玉懷珠者，百餘人，皆是當世名儒。王勃年幼，坐于座末。少頃闕公起身，對諸儒道：「帝子舊閣，乃洪都絕景，是以相屈諸公至此，欲求大才作此滕王閣記，刻石為碑，以記後來。晉萬世佳名，使不夫其勝跡。愿諸名士勿辭為幸。」遂使左右朱衣吏人捧筆硯紙，至諸儒之前。諸人不敢輕受，一個讓一個，從上至下，却好輪到王勃面前。王勃



更不推辭，慨然受之。滿座之人見勃年幼，却又面生心各不美，相視私語道：「此小子是何氏之子，敢無禮如是耶？」此時閻公見王勃受紙，心亦怏怏，遂起身更衣，至一小廳之內。閻公口中不言，自思道：「吾有婿乃長沙人也，姓吳，名子華，此人有冠世之才，今日邀請諸儒作此記，若諸儒相讓，則使吾婿作此文，以光顯門庭，也是何小子，輒敢欺在堂名儒，無分毫禮讓，分付吏人觀其所作，可來報知。」良久，一吏報道：「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閻公道：此乃老生常談，誰人不會。」一吏又報道：「星分翼軫，地接衡廬。閻公道：此故事也。」又一

吏報道：「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歐越。」閻公不語。又一吏報道：「物華天表，龍光射斗牛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閻公道：「此子意欲與吾相見也。」又一吏報道：「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邦。」賓主接東南之美。閻公心中微動，想道：「此子之才，信亦可人。」數吏分馳報句。閻公暗暗稱奇。又一吏報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閻公聽罷，不覺以手拍几道：「此子落筆若有神助，真天才也。」遂更衣復出，至座前。賓主諸儒盡皆失色。閻公視王勃道：「觀子之文，乃天下奇才也。」欲邀勃上座。王勃辭道：「待俚



關公如魯  
簡勝近  
俗史

語成篇然後請教須臾文成呈上關公公視之大喜遂令左右從上至下遍示諸儒一个个面如土色莫不驚伏不敢擬議一字其全篇刺在古文中至今為人稱誦關公乃自携王勃之手坐于左席道帝子之閣風流千古有子之文使吾等今日雅會亦得聞于後世從此洪都風月江山無價皆子之力也吾當厚報正說之間忽有一人離席而起高聲道是何三尺童稚將先儒遺文偽言自己新作瞞昧左右當以盜論兀自揚揚得意耶王勃聞言大驚太守關公舉目視之乃其壻吳子章也子章道此乃舊文吾收之人

矣關公道何以知之子章道恐諸儒不信吾試念一遍當下子章遂對衆客之前朗朗而誦從頭至尾無一字差錯念畢座間諸儒失色關公亦疑衆猶豫不決王勃聽罷顏色不變徐徐說道觀公之記問不讓楊修之學子建之能王平之閱市張松之一覽吳子章道是乃先儒舊文吾素所背誦耳王勃又道公言先儒舊文別有詩乎子章道無詩道罷王勃遂起身離席對諸儒問道此文果新文舊文乎後有詩八句諸公莫有記之者否問之再三人皆不答王勃乃拂紙如飛有如宿構其詩曰



滕王高閣臨江渚

珮玉鳴銜罷歌舞

登棟朝飛南浦雲

珠簾暮捲西山雨

閒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幾度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詩罷呈上太守閻公并座間諸儒其婿吳子章看畢  
王勃道此新文舊文乎子章見之大慚惶恐而退衆  
賓齊起坐向閻公道王子之作性令婿之記性皆天  
下罕有真可謂雙璧矣閻公曰諸公之言誠然也於  
是吳子章與王勃互相欽敬滿座歡然飲宴至暮方  
散衆賓去後閻公獨留勃飲次日王勃告辭閻公乃

賜五百縑及黃白酒器共值千金勃拜謝辭歸閻公  
使左右相送下船舟人解纜而行勃但聞水聲潺湲  
疾如風雨詰旦船復至馬當山下維舟泊岸王勃將  
閻公所贈金帛携至廟中陳於中源水君之前叩頭  
稱謝起身見壁上所題之詩宛然如新遂依前韻復  
作詩一首

好風一夜送輕舟

倏忽征帆達上流

深感神功知夙契

來生願得伴清幽

王勃題詩已畢步出廟門欲買牲牢酒禮以獻看岸  
邊船已不見了其舟人亦不知所在正猶豫間忽然



祥雲瑞靄籠罩廟堂香風起處見一老人坐于石磯之上卽前日所見中源水君勃向前再拜謝道前日得蒙上聖助一帆之風到于洪都使勃得獲厚利勃當備牲牢酒禮至廟下拜謝尊神以表吾心老人見說俛首而笑子適來言供備牲牢者何牢也吾聞少牢者羊太牢者牛禮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吾豈可以一帆風而受子之厚獻乎吾水府以好生爲德殺生以祀吾亦不敢享也更不必費子措置適來觀子廟下留題有伴我清幽之意吾亦甚喜但子命數未終凡限未絕更俟數年吾當與相會耳

王勃遂稽首拜謝道愿從尊命然勃之壽筭前程可得聞乎老叟道壽筭者陰府主之不敢輕泄天機而招陰禍吾言子之窮通無害也吾觀子之軀神強而骨弱氣清而體羸况子腦骨虧陷目睛不全子雖有子建之才高士之俊終不能貴矣况富貴乃神主之人之一鍾一粟皆由分定何況卿相乎昔孔子大聖爲帝王師範尚不免陳蔡之厄所謂秀而不實者也子但力行善事自有天曹注福窮通壽夭皆不足計矣子切記之於是與勃作別叟行數步復又走回對王勃道吾有少意相托子若過長蘆之祠當買陰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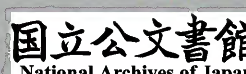


與我焚之，王勃道此何由也。老叟道：吾昔負長蘆之神，薄債未償，子可與吾償之。王勃道：非勃不捨適來觀上聖殿，上金錢堆積如山，何不以此還之？老叟道：汝不知殿上之錢，皆是貪利酷求之人，害物私心之輩，損人益己，尅衆成家，偶一過此，妄求非福，神不危而心自危之，所以求獻于廟，此乃枉物，譬如吾之賍矣。焉敢用哉？王勃再拜受教，老叟即化清風而去。王勃駭然，仍携金帛之類，離馬當山，趁船徑往長蘆。母想神所說腦骨虧陷，目睛不全，終不能貴，心懷怏怏，不樂。船至長蘆，正忘神叟所囑化財還債之言，忽然

神不受其獻，安能獲佑。貪夫宜三復斯言。

寒風大作，雪浪翻空，群鴉遶船，噪聲不絕。其鴉或歇桅櫓，或落船頭，船不能進。滿船人莫不驚駭畏懼。王勃亦自駭然，乃問舟人：此是何處？舟人道：此是長蘆地方。王勃聽了，方想江神之言，遂焚香默禱江神，候風息上岸，買金錢答還，祝畢，香烟未絕，群鴉皆散，浪息風平。於是一船人莫不欣喜。次日舟人以船泊岸，王勃買金錢十萬，下船復至夜來風起之處，焚化船，乃前進。後來羅隱先生到此，曾作八句詩道：

江神有意怜才子，倏忽威靈助去程。  
一夕清風雷電疾，滿碑佳句雪冰清。





直教麗藻傳千古 不但雄名動兩京

不是明靈祐祠客 洪都佳景絕無聲

王勃親遠任海隅策騎往省至一驛舍欲求暫歇方詢問驛吏忽聞驛堂上一人口呼王君久不拜見今日何由至此王勃聞言大驚視之畧有面善似曾相識忘其姓名只見其人道王君何忘乎昔日洪府相會學士宇文鈞也勃大喜乃整衣而揖遂邀王勃同坐叙話間命驛吏獻茶茶罷學士道某想昔日洪府之樂安知今日有海道之憂豈不悲哉王勃道學士因何至此學士道鈞累任教授後越關為右司諫官

唐天子欲征高麗鈞直諫觸犯龍顏將鈞遷於海島千里獨行方悲寂寞何期旅邸得遇故人某有遷客詩一首為君誦之詩曰

萬里為遷客 孤舟泛渺茫 湖田多種藕

海島半收糧 願遂歸秦計 勞收辟瘴方

每思緘口者 帝德在君旁

王勃道有犯無隱事君之禮學士雖為遷客直聲播于千古矣遂答詩一首詩曰

食祿只憂貧 何名是直臣 能言真為國

獲罪豈慙人 海驛程程遠 霜髯日日新



史官如下筆 應也淚沾巾

當夜二人互相吟咏至半夜同宿于驛舍次日學士置酒管待王勃畢至第三日學士邀勃同行俄然天色下雨復畱海驛二人談論終日不倦至第五日方始天晴二人同下海船飲食宿臥皆於一處船開數日至大洋深波之中忽然狂風怒吼怪浪波番其舟在水飄飄如一葉似欲傾覆舟人皆大恐學士宇文鈞心大驚駭嘆道遠謫海隅不想又遭風波此實命也王勃面不改容因述昔年馬當山遇風始末并叙中源水君兩次相遇之語真个是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風波雖有不足介意談論方終却見波濤暫息風浪不生舟人皆喜滿船之人忽聞水上仙樂飄然而至五色祥雲從天降下浮於水面看看來到王勃船邊衆人皆驚只見祥雲影裡幢幡寶蓋絳節旌旗錦衣對對綉襖攢攢花帽雙雙朱衣簇簇兩行擺開前面有數十人皆仙娥玉女仙衣灼灼玉珮珊珊前有一青衣女童手執碧符遂呼王勃道奉娘娘之命特來召子王勃愕然問女童道娘娘是何人也女童道乃掌天下水籍文簿上仙高貴玉女吳彩鸞便是今於蓬萊方丈翠華居止其內有馬當山水君舉子文



章貴古今特來請子同往蓬萊方丈作詞文記以表  
蓬萊之佳景可速往不可違娘娘之命王勃道與君  
人神異途焉有相召之言我聞生死分定于天壽筭  
乃陰府所主豈有玉女召我作文何召之有吾實不  
從道罷女童道若如不去中源水君必自至矣道由  
未了只見一朵烏雲自東南角上而來看看至近到  
于船邊從空墜下就水面之上見一神人頭戴黃羅  
包巾身穿百花繡袍手仗除妖七星劍高聲大叫王  
勃吾奉蓬萊仙女勅召汝作文詞何不往也况中源  
水君亦在蓬萊赴會今衆仙等之久矣子亦有仙骨  
之分昔日你曾廟下題詩願伴清幽豈可忘之王勃  
聽言自思馬當山中源水君曾言日後遇于海島豈  
非前定乎遂忻然道愿從命矣神人見說遂召鬼卒  
牽馬來至舟側王勃甚喜亦忘深淵意爲平地乃回  
身與學士及滿船之人作別牽衣出馬望水面攀鞍  
上馬但見烏雲慘慘黑霧漫漫雲霄隱隱滿船之人  
及宇文鈞學士無不驚駭回視王勃不知所在須臾  
霧散雲收風恬浪靜滿船之人俱各無事唯有王勃  
乃作神仙去矣

從來才子是神仙

風送南昌豈偶然



西世惟言 卷四

賦就滕王高閣句

便隨仙仗伴中源

第四十卷終

